# 娇妻淫乱

我的小娇妻白薇今年27岁，是我的第二个妻子，整整比我小了8岁，因为年龄相差太多，所以十分宠爱她，几乎她提什么要求，我都会满足她。

当然，有些无原则宠她的原因还应为她比我当演员的前妻长得还要漂亮、迷人，她是那种有着杭州血统的大连美女，身材高挑、窈窕，腰肢纤细、柔曼，臀部浑圆，乳房坚挺，既纤巧苗条又丰满性感，皮肤白皙、柔嫩，珠圆玉润的鹅蛋型脸上，一双大大的眼睛清澈、明丽，性感迷人的红唇随时都让人忍不住去深吻。

她的性格也是既有南方女性的含蓄、温柔，又有着北方女子的大方、活泼。

再加上她研究生的学历和文化底蕴，使她更显得气质优雅、迷人。生活中她是我的小娇妻，事业上她又是我的好助手。每次带着她出席各种社交场合，她都是男人们视线集中的焦点，那些男人们直直的目光，恨不得剥光她身上薄薄的衣裙。

也有很多成功男人在各种场合暗中诱惑她，或色诱，或利诱，可她始终不为所动，她对我的爱是绝对忠诚和忠贞的；然而，她又是十分浪漫的，每次在床上，她简直就是一个小妖精，花样百出，淫声浪语，活脱脱一个小淫妇，让我更加沉迷于她，特别珍惜她，当个稀世珍宝似的，捧在手心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

最近半年来，她的经历，不，是我和她一起经历的这些意乱情迷、如梦似幻的日日夜夜，让我对她越发珍惜、更加痴迷……

（上）

“老公，有种交换伴侣的黑灯舞会你知道吗？”那晚，我们刚刚亲热完，她不让我下来，抱着我在我身下轻轻扭动着问我。

我一惊，因为以前和前妻去玩过，以为她知道了，赶紧敷衍她：“早几年听说过，怎么啦？”

“没怎么，今天公司王姐悄悄问我想不想去玩，我没答应。”她微微喘息着说。

“噢，想不想去呢？”我一听，觉得带她去玩玩也许是一件很刺激的事。

“不想，嘻嘻。”她赶紧抱紧我，生怕我生气，但我觉得她脸越来越烫。

“哈，想去也没关系，只是玩玩，不玩出感情就行。”我的下身马上又有了感觉，不禁轻吻着她的耳垂。

“真的吗？看着别的男人抱着我、吻我、摸我，你不吃醋吗？”她的呼吸开始急促，下面越来越湿……

感觉到她的反应，我的宝贝一下子又坚硬起来，插在她两腿间贴着她湿湿的花瓣轻轻磨蹭：“不会，亲爱的，我爱你，只要你喜欢的，我就喜欢。”

她明显地被挑逗得越发兴奋了，两手紧紧抱着我的腰，双腿也渐渐地分开，气喘吁吁地问：“那、那、那些男人会不会把手伸进我裙子里面去摸呀？万一、万一、万一忍不住，他会、会、会不会操、操、操我啊？”

“只要你不反对，什么都可以，别人想，你要吗？”我也激动得不行，一下子吻住了她。

“我、我、我、我要！噢~~”她狂乱地喘息着，两手用力抱住我的屁股往下一按，我就深深进入了她……

这一次，因为有了这个刺激的话题在她脑子里幻想着，她显得特别激动、狂乱，我也深受感染，同样激动、疯狂，折腾了很长很长时间，直到双方都精疲力竭，才双双缠绕着睡去……

第二天晚上，我带她去了那个我熟悉的交换俱乐部--其实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家。到了门口，白薇却有些害怕了，不想进去，我告诉她都已经和主人约好了，既然来了就进去玩一晚上吧，自己把握着见好就收，她说说好就玩一晚上，这才被我搂着进去了。

进去之后，大家先在一楼客厅喝茶，其实是互挑舞伴，挑好了，两人就到二楼舞厅。我和白薇进去的时候，二楼已经开始有舒缓、缠绵的音乐了，说明舞会已经开始。一楼也不少人在喝茶、聊天，几个男人我都不认识。我们刚在沙发上坐下来，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就走过来挨着白薇坐下，白薇显得很紧张地往我身边靠了靠，那男人微微一笑，很有风度地跟她搭讪：“小姐的气质真让我怦然心动，我有这个福分与你共享楼上优美的音乐吗？”看来这个人还算儒雅、不粗俗，白薇大概也看出来，心中已经认可，便红着脸歪头看了看我表示征求我的许可，我故意不看她，起身朝另外一个女人的方向走去。等我坐下回头一看，那人已经牵着白薇的手往楼上走，她一边女士跟着大哥哥似的被牵着往上走，一边不住地回头看我，我知道她此刻心里充满了好奇、激动，也有些害怕和犹豫。我眼睁睁看着我的小娇妻被别的男人牵着，一步一步走向那暧昧、迷乱的没有灯光的舞厅，心里砰砰地狂跳起来，既兴奋，又有点儿酸楚……

我被一种宠爱涨得满满的心情支配着拒绝了几个美女的邀请，一直坐在楼下喝茶，看电视，等我的娇妻下楼，我想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，一定很紧张，有许多不习惯，会很快就下来的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她没有下来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她也没有下来。两个个小时了，她还没有下来……直到两个小时四十一分，她才满脸绯红地出现在楼梯口，梳理得整整齐齐的秀发已经纷乱，薄薄的真丝连衣裙腿部、胸部也有了很多皱纹，小腹处还湿了一小片，她显得软软的，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往下走，那人想搂着她的腰扶她下楼，她看见我坐在楼下，赶紧挣脱了他，连忙下楼奔到我身边坐下，一头偎依进我的怀里，紧紧抱着我，气喘吁吁地喃喃喁语：“亲爱的、亲爱的，我爱你、爱你，一生一世……”

路上，我开着车，她也坚持偎在我身上，满脸火烫，到家一进门，她站着缠住我一边用脚一踢关了门，一边抱着我狂吻，身体紧紧地往我身上贴，口里胡乱喁语：“爱、爱、爱，快，快……”我一边吻她，一边伸手进她裙子里抚摸，天，她的薄薄的小底裤湿淋淋的，像水里捞出来的一样……天知道那个男人是怎么折腾她的，我顷刻兴奋得不行，把她湿得不成样子的底裤往下褪去一点，就急迫地站着进入她了，她噢地大叫了一声，差点昏了过去，好一会才缓过气来，赶紧紧紧抱着我乱叫：“搞我、搞我，操、操、用劲操我……”我一把扯碎她的底裤，她立刻把腿分开深深地让我进入，我把她顶在墙上，一边狠狠地进入她、撞击她，一边深深地吻她、抚摸她……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才喘息着说：“亲爱的，我、我、我不行了，好软好软，大鸡巴不许出来，就这样抱我到床上，再、再使劲操我。”

我就这样深插在她身体里，一边操她，一边把她抱到了床上，她在我身体下不停地扭动、呻吟，甚至大声嘶叫，从没有过的疯狂、迷乱，爱液不断地从她的小穴里汨汨流出，浸湿了她洁白浑圆的美臀，把床单都湿了好大一片……又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实在坚持不了，一下子射在了她的里面，她紧紧抱着我连连乱叫：“啊~~好，真好，射在里面真好，射得真有劲，真多……”

她不让我从她身上下来，还让我的鸡巴软软地插在她小穴里不让出来，抱着我的脖子问我：“亲爱的，你怎么没找一个舞伴上楼啊？”

“我爱你，就在楼下等你更好啊。”我吻了吻她的头发。

“你真好，爱你。等得很焦急吧？”她动情地吻了我一下，坏笑着问。

“是啊，以为你很快就下来的呢，怎么那么长时间啊？”我也坏笑着问她。

她脸一下子就红了，不好意思起来：“时间很长吗？”

“两个多小时呢，看来那男人手段不错哦，让你爽得都忘了时间。”我轻轻拍拍她的脸蛋。

“你坏蛋，非要人家去，却又笑话人家！”她轻轻打了我屁股一下。

“逗你呐，只要你舒服、喜欢，多长时间都行，只是别让那男人把我小心肝爱妻操坏了就行。”我轻轻抚摸着她的脸，动情地说。

“才没让他真操我呢，把他急坏了，嘻嘻。”她调皮地一笑。

“那么长时间，你们没做爱啊？”

“真没做，真的，”她有点着急地解释，“我发誓，真的没让他真正意义上的操我！”

“怎么，那男人不够好，还是他那玩意不行？”

“都不是，他很好，人帅，有风度，有教养，很会调情，那玩意也特棒，最后我都差点儿忍不住让他进去了，”一提到那男人，她下面又开始越来越湿了，“可我想到我爱你，还是强行忍住了。”

“那他怎么和你调情的呢？”我也开始激动起来，急促地问她。

“他开始很温柔地贴着我跳舞，”她呼吸急促地告诉我整个过程：“里面又没有灯光，我看不见，只好让他紧紧抱着移动，后来，后来，他就开始隔着裙子抚摸我，先是抚摸背部，然后慢慢往下，然后突然就紧紧抱着我的臀部轻轻爱抚，接着就吻住了我的耳垂……我又激动又好怕，赶紧推开她，可是、可是他劲太大了，我推不开，这时他突然吻住了我的唇，我紧紧闭着，可是他的舌头太强壮、太有力，特男人味儿，一个劲往里钻，我就晕晕乎乎地慢慢开启了我的唇，他的舌头、一下子、就、就、就伸了进来，缠住了我、我、我的舌头……”她在我身下大口大口喘息着……

“后来呢？”我听到她说别的男人吻她，觉得特别刺激，鸡巴一下子又硬了，紧贴着她越来越湿的小穴。

“后、后、后来，他手就伸到我裙子里去了，”她一边叙述，一边激动得越来越紧地抱着我，“我本来想把他手拿开得，可是，可是，可是，就在这时，我听到旁边跳舞的女的噢的一声轻轻呻吟起来了，知道他们在站着做爱，觉得好刺激、好刺激，我也立刻激动得不行，就让他摸了，不过、不、不过，我告诉他只能隔着底裤摸，他很听话，就、就、就一边吻我，一边隔着我的底裤摸我，他说我都好湿好湿了……他还、还、还拉我的手去摸他的鸡巴。”

“你摸了他的鸡巴了吗？他鸡巴大不大？”我把鸡巴又朝她小穴贴了贴，尽情摩擦那已经湿得一塌糊涂的鲜嫩花瓣。

“摸了，他从裤口拿出来让我摸，好大，好大啊，又硬又烫，比你的还长一寸，好吓人的，不过，不过，又好喜欢，我想这么长的鸡巴要是进入我的小穴穴，不知道会多充实、多么胀，就在我摸着他鸡巴走神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、这、这、这个时候……”她气喘吁吁，快说不下去了……

“亲爱的，这个时候怎么啦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他、他、他把手从我底裤边沿伸了进去，啊！”她开始越来越急地扭动身躯，断断续续地接着说：“他的手指头又强劲又温柔，尽情爱抚我的小花瓣、小豆豆，他趴在我耳边说‘小可爱，你香甜的泉水流到你的大腿上了’……这个坏东西，他突然把我底裤褪到大腿上，一下子就把他的大鸡巴插到我、我、我的两腿中间了！我、我、我感到那像一条充满魔力的蛇，就要往我小穴穴里钻，我好怕又好想，正在我稍一犹豫的时候，他的就进来了一点点，也许是他火烫的大龟头太大了，我感到了胀，这一胀，我就突然清醒了一些，赶紧挣脱了，然后把两腿紧紧并着，不让他往里钻……他抱着我光洁的屁股用劲压我想挤进去，还轻轻咬着我的耳垂不断地叫我‘小可爱、小妖精，我、我想死你了，让我进入你吧，深深进入你的心’，我已经清醒地感觉那不是你的鸡巴了，我当然不能让它进入我，但是、但是、但是，我又被它诱惑得激动而迷乱，意乱神迷了，我其实好想好想它进入我，深深地进入我，我紧紧搂着他的脖子，狂乱地对他说‘别、别、别进去，你就在外面，在外面尽情爱我吧’，他真是一个好男人，那么激动、狂乱了，还能忍住不再拼命往我小穴穴里挤了，说‘好，好的’，就紧贴着我湿漉漉的花瓣，轻轻地、温柔地磨蹭，他喘出的呼吸好烫好烫啊，像火一样在我耳畔燃烧，我们就那样紧紧缠着、吻着，相互抚摸着、摩擦着，喘息着，轻轻呻吟着……不知过了多久，就在我快要忍不住分开两腿的时候，他突然越来越紧地抱我的屁股，把舌头拼命往我喉咙深处钻，我觉得我快要窒息了，他喉咙深处一声呜咽，下面大鸡巴一阵跳动，噢，他射了，他、他、他射在了我的小穴穴上，一阵火烫的爱液浇到了我娇嫩的花瓣上，我、我、我被刺激得全身一抖，感到自己的小穴穴也哗地喷涌出了一股热热的爱液，我也忍不住啊地大叫了一声，然后，我就瘫软在他身上，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……”

我强忍着没进入她沼泽地一样的芳泽，继续问：“后来呢，你们在上面两个多小时，后来在做什么呢？”

“后来，我瘫软了，没力气站着跳舞了，想走，可是他舍不得我走，抱着我不让走，求我再留下一起休息一段时间，说说话，我觉得他人蛮好就答应了，他就把我抱到舞池旁边的小屋里了，那里有一个大大的床，他就抱着我在床上躺着休息，因为太累了，说话说话的我就睡着了。”显然后来还有故事，因为她的小穴穴还非常的湿，呼吸也更加紊乱。

“后来就那样休息了很久就结束吗？”我故意问。

“不，不是，”她在我身下越来越厉害地扭动，喷着火烫的呼吸说：“后来，我被一阵狂乱的男人喘息和销魂的女人呻吟惊醒了，隐隐的壁灯下，只见一对舞伴在我们屋子里的地板上做爱，他们全身赤裸，男人把女人的双腿扛在肩上尽情地深入她、撞击她，那女的还不停地叫着‘快、快、再快点，噢，啊，大力、大力操我，操、操、操死我，啊~~’，啪啪的撞击声夹杂着女人的淫叫声，那声音，那场面，太刺激了，我一下全醒了，感觉到搂着我的他也醒了，他见我醒了，就一下吻住我，那销魂的男人舌头啊，那么强壮，那么激动，那么亢奋，还有他的手掌，简直就是魔掌，隔着裙子把我的乳房揉得越来越胀，我立刻被挑逗得激情四射，双手抱他，两腿缠他，也拼命吻他，扭动着身体回应他，他狂乱的喘息好强悍，让人迷乱，我顷刻被他强大的男人磁场俘虏了，也喘息着、呻吟着……不知不觉，他把自己脱光了，多么光洁的皮肤，多么强壮的肌肉，噢，真叫人无法不迷乱啊，就在我被吻得快要窒息的时候，他把我也脱光了！隐隐约约记得他脱我裙子的时候，我还抓住他的手拒绝了一下的，可是，可是、可是，后来他解开我的胸罩，一边吻着我坚挺的小乳头，一边伸手去脱我湿透的底裤的时候，我却抬起臀部配合了他，哦，天，他用他宽大的魔掌捂着我湿淋淋的小穴穴尽情揉搓……

我拼命扭动自己，一边狂吻他，一边抚摸他坚硬粗大火烫的鸡巴，忍不住大声呻吟起来，他见我快要忍不住了，就一下翻到到我的身上……啊，我感到一座雄壮的大山倒向了我，不，是一片雄奇而充满魔力的天空覆盖了我……被他粗犷、雄悍的男性身体碾压着、蹂躏着是多么幸福，一种令人眩晕的快感顿时充满我的全身，我在他身下颤抖着、扭动着、娇喘着、呻吟着，他火烫坚巨的大鸡巴贴着我的小腹是那么温柔又有力，我、我、我迷乱了、不行了……在他又一阵深深的热吻中彻底眩晕了，眩晕中，我狂乱地呻吟着伸手把他的大鸡巴拉到了我湿淋淋的两腿间了！……啊！它多么强悍，多么雄壮，多么令人降服，哦，令人神魂颠倒的大鸡巴，它是那么温柔地贴着我哗哗流着爱液的花瓣尽情地亲吻着、轻舔着，他见我没有把腿分开，想我还是只愿意让他的大鸡巴在我小穴穴外面搞我，所以就没有进去，一直在我外面尽情摩擦，磨蹭得我爱液横流，呻吟不断，突然，他抱着我一滚，我就到了他的身上，这样，他就可以抬头吻着我的乳房了，我双腿紧紧并着，一方面是不让他的大鸡巴插进去，一方面是为了紧紧夹着他的大鸡巴，让它摩擦得更有力、更销魂，他是那么温柔，一边柔情蜜意地吻着我的乳头，一边紧紧捧着我洁白浑圆的屁股尽情抚摸，他那坚硬火烫的大鸡巴越来越快的贴着我的嫩穴滑动，我源源不断的爱液顺着他的大鸡巴往下流，把我们交缠着摩擦在一起的阴毛弄湿得一塌糊涂……不知不觉，他又把我压在了身下，天，他充满魔力的舌头在我口里天翻地覆地狂搅，被我弄得湿滑的火烫鸡巴在我两腿间，贴着我的花瓣抽动得越来越快，我狂扭着，紧紧抱着他不停耸动的屁股，疯狂地呻吟，我好渴啊，口里渴，小穴穴也渴，全身像着了火！不行了！要死了！我、我、我感到天旋地转，我要！我大声地叫了出来：”我、我、我要！要你！要你的大鸡巴！操我吧！操我、操！‘我使出最后的力气，喊出最后一个’操‘字，就彻底放弃了抵抗，老公，那一刻，我真的没法不背叛你了，我一下子就分开了紧紧并着的双腿，慢慢地分得很开、很开，我要他巨大的鸡巴进入我，深深地进入我，刺穿我的心，要他拼命地撞击我，狠狠地撞击我，把我撞得粉碎！他火烫的大鸡巴真的慢慢滑了进来！啊~~天，老公，那男人他进入你的小娇妻了，噢，天啊，好大，好胀！他的大鸡巴的龟头简直就像一个被煮得滚烫的鸡蛋，我那么湿滑的小穴穴都被胀的有点酸麻了，正是这一阵酸麻，我顿时有点清醒，天，这大鸡巴不是老公你的，别人的大鸡巴快要操老公你的小娇妻了！一想到你，我赶紧又把大腿紧紧并上，可是马上发现不对，因为他的龟头已经挤进去一点点，我一并腿它反而被我的小穴穴紧紧裹着了，他往下一用劲就又进去了一点点！天啊！好充实，好胀啊，太销魂了！太想让它全进去，这么粗大、硬长的鸡巴，一定会把我捣得天昏地转

……啊，哦，我该怎么办呐？他显然也狂乱了，动作变得粗鲁起来，一边把大鸡巴拼命往我小穴穴里挤，一边更加生猛地吻我，可能是神智也不太清醒了，他居然咬着我的舌头不放，而且越咬越用劲，这个动作太粗鲁了，我感到了疼，这一疼，头脑就又清醒了一点，天哪，他的大鸡巴快要进入我的小穴穴一半了！’不！不要！‘我赶紧挣脱他的狂吻，大声叫了起来，想不再紧紧夹着他的鸡巴，可又怕一分开腿他就滑了进去，就只好一个劲扭动屁股想挣脱他，他也好像立刻清醒了，配合我把他的屁股稍稍一抬，他那进入我小穴差不多一小半的大鸡巴就滑了出来，连连喘息着说’对不起，小可爱，是你叫我进去的，别怕，别怕，我不会强迫你的‘，说完，他就温柔地把鸡巴贴在我小穴穴外面的花瓣上，只是轻轻地摩擦，不再往里面挤了，我顿时觉得这个男人是个很好的男人，体贴女人，很会调情，很有修养，没有强行为难我，所以，一阵感动，就主动抬头去吻他，还抱着他用双手在他背上轻轻抚摸，他渐渐又亢奋起来，压在我身上，紧紧捧着我的头，大口大口的火烫呼吸喷在我脸上，双腿紧紧夹着我紧并着的双腿，把他一直硬着的大鸡巴紧贴着我的小穴拼命摩擦我，我也越来越激动、狂乱，呻吟着紧紧抱着他的腰、他的屁股，在他身下越来越激越的扭动，我们就这样似操着又没有真正操着地尽情疯狂，尽情迷乱，他不断地叫我小可爱、小妖精、小天使，我也忍不住胡乱叫他大哥哥、大男人、大鸡巴，我们都好狂乱、好销魂，不知道折腾了多久，我们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他的汗珠大颗大颗滴到我的脸上、乳房上，弄得我们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，好几次，他的大鸡巴都又挤到了我的小穴穴里一点点了，我都想放弃抵抗，让它进入我算了，因为我也太想了，太想堕落一回，可是他一直忍住没真正进去，我知道他也在犹豫、也在挣扎，我被他的挣扎感染得四肢颤抖，全身像着了火，也紧紧抱着他吻他、抚摸他，用湿淋淋的花瓣尽情紧贴他、磨蹭他，后来、后来、我、我快窒息了，被他滚烫的大鸡巴摩擦得我眼前一阵一阵发黑，我开始神智不清地呻吟着乱叫：“大男人，好、好男人，你是我的，我的大鸡巴，喜欢被你操，啊，你的大鸡巴又进来了一点，啊，噢，好胀啊，好舒服，爽，啊……啊……魔鬼、魔鬼，大色魔，你让我这个良家少妇成了荡妇了！啊~~还进来一点点，对，对，啊，好胀，噢，别、别再进去了，对，对，就停在那儿，对，对，就进来一个龟头，哦，就这样紧紧裹着你大鸡巴的龟头真爽啊，销魂死了……就这样，操我，大鸡巴操我，操啊，操！’突然，他双手从我的背上滑到我的屁股上紧紧抱着，狂叫起来：”

天啊，小可爱，你的爱液流得你满屁股都是了，啊，你的屁股好丰满，好浑圆，好柔嫩，好湿了啊，啊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射你！射你，射你，射你哪儿？你、你把腿分开，别夹这么紧，我好把鸡巴拿开，射、射、射你乳房上吧？‘我被他的狂喊感染得也狂乱到了极点，紧紧抱着他的屁股，连忙大声喊叫：“不！别拿开，就这那儿射我，射我小穴穴外面，我要，我要，要你射我的小穴穴！射啊~~’他慌忙把进入我小穴里一点点的大鸡巴往外拔了出来，贴着我湿滑不堪的柔嫩花瓣，一阵狂射，啊~`噢~~天，好多啊，好烫噢，‘啊~~~~~~’我一声狂叫，感到一股热流顺着我的小穴穴外面慢慢流到了我的屁股丫丫，流到床单上淹着了我的屁股，他用手把那热热的液体涂抹得我满屁股都是，然后他身体一下就趴在我身体上，重重地压着我，我紧紧地抱着他，温柔地吻着他，用我柔滑的小舌头去缠着他着雄性的舌头……他真的很好，很温柔，我没让他真正操进去他也不生气，还温情脉脉地给我穿好衣服，把我抱到了楼梯口。”

“噢，亲爱的！那么刺激的情况下，你都没有让他完全操着你，你真好！”

我紧紧抱着她，一阵深吻……

“可是、可是，我还是让他进去了一点点，还要他射在我小穴穴外面了，对不起！”她用有些自责地眼神看了我一眼，然后紧抱住我。

“没事的，小可爱，只要你舒服，你喜欢，我就喜欢。下次，你尽情玩吧，怎么操都行。”我深情地看着她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她用又害羞又期盼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身体扭动的更厉害了，小穴穴已经完全湿淋淋的了。

“真的，找个更大的鸡巴，让你销魂得死去活来，你要吗？”我见说到让别的男人真操她，她在我身下就格外兴奋，也越来越亢奋，屁股不停地扭摆，我大鸡巴一挺就钻到她柔嫩湿滑的小穴穴里了……

“噢~~~”，她痴痴地听着我的昏话，突然被我猛一进入，全身一震，赶忙紧紧抱着我的屁股，大声呻吟起来：“要！我要，我要别的男人的大鸡巴真正操我，深深操我，狠狠操我，操我、操我、操我呀操我，操！”

……

这一夜，我们不知道疯狂了多少次，每次都直到累得精疲力竭地睡去，然后只要谁一醒，就又抱着拼死拼活地缠绕在一起，交融在一起尽情折腾。第二天中午起床，她娇笑着说被搞得两腿有点并不拢了，走路姿势肯定难看，怕别人笑话，在家呆了两天才出门。

（下）

连着三天晚上，白薇只要一躺在我身下，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问起那个晚上她和那个男人一起的情形，而每当我一问起，她就会变得格外兴奋，下面立刻就湿淋淋的，满脸绯红，扭腿摇臀，紧紧缠绕我，深深地吻我，一边娇喘连连、断断续续地跟我讲那些细节，一边和我疯狂地做爱，每次都很长时间，每晚都要两、三次，弄得我只好借助Cialis（希爱力）才能对付得了她。是那晚那种偷情式的艳遇，把她灵魂深处的淫荡劲儿彻底释放出来了。真是如某些书上说的，其实每个女人都是淫荡的，特别是那些平常气质高雅，圣洁得不可侵犯的年轻女性，她们内心深处偷情的欲火其实更加强烈，因为她们把这种说不出口的欲望深深地藏在心底最隐秘处，正因为藏得很深，压抑得很厉害，所以，如果一旦偶然喷发了出来，会比一般女性更强烈、更炽热。白薇就是这样。

这天晚饭后，我们拥在一起看电视，我吻着她玲珑剔透的耳垂，悄声问她：“今晚还想不想去？”

她知道我问的是什么，脸蛋立刻绯红，轻轻往我胸膛打了一粉拳：“坏蛋，不想去！”

我从她绯红的脸蛋和开始急剧起伏的胸，知道她肯定动心了，就搂着热吻她，一只手悄悄伸到她裙子里一摸，哇，好湿了，就刮了一下她优美的小鼻子，取笑她：“还说不想去哩，一听到说去就湿成这样了！”

“嗯，你坏，你坏，你取笑人家！”她赶紧闭上眼睛，紧搂着我的脖子，把羞红的脸深藏到我的胸前，隔着薄薄的衣衫，我都感觉到她的脸蛋滚烫滚烫的了。

我故意问她：“到底去不去？”

她没有回答我，只是躲在我胸前的头微微地点了一下，然后一下吻住了我，边吻边说：“亲亲我，好好亲亲我、摸摸我再去。”

我们尽情拥吻了好一阵，我推开她，催她去换衣服，她软软地走进卧室，我从包里拿出一套衣裙给她：“给，送你的礼物，最适合今晚的”。

“耶，GIADA，这么好的牌子，谢一个”，她扑到我身上又是一个热吻，然后歪着头看着那套衣裙，轻声说：“你这是套群，我还是穿连衣裙吧，我觉得我穿连衣裙更窈窕、性感。”

我给她的是一套白色休闲套群，上身是一件薄薄的针织背心，下身是比较宽松的齐膝A字裙，她显然没有懂得我的良苦用心，我便一脸坏笑地对她解释：“这个比连衣裙好，显得休闲而高雅，高贵中隐约透处你迷人的曲线，是一种含蓄、暧昧的性感，而且，而且……”我故意卖关子，不往下说了。

“而且什么，你快说呀！”她着急地追问。

“而且，而且、而且比连衣裙方便！”我对他挤了挤眼，坏笑着说。

她马上就明白了，脸上又飞起了一阵红晕，扑到我怀里对我又是一阵小粉拳，娇嗔地说：“坏蛋、坏蛋，你个坏蛋，你是想方便别人摸你小娇妻的乳房呀，大流氓坏蛋！”

“这么美的乳房，不直接摸到，多委屈她啊！”我搂着她又是一阵热吻，把手伸进去捂着她丰满坚实又充满弹性的乳房尽情爱抚，直到她娇喘连连，连呼都湿透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

由于去得较晚，大大的客厅里已经很多人了，我搂着白薇一进屋，那些男人们的目光顷刻齐刷刷地扫向了她。她也的确太引人注目了，一头微卷的秀发瀑布一样流过她圆润光洁的肩头，薄薄的白色针织背心衬托得她的腰肢更加纤细柔曼，一对坚挺浑圆的乳房由于没带胸罩，格外生动，隐隐的凸点充满了激情与诱惑，同样薄薄的裙子隐隐勾勒出她大腿修长丰满的曲线，一双红色高跟鞋衬得她没穿丝袜的小腿更加挺拔而白嫩，袅袅娜娜，风姿绰约，高雅而柔美，圣洁又性感，特别是她白嫩的脸蛋上淡淡的红晕和有些微微躲闪的眼神，透出一种可人的娇羞，显得十分迷人，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去接近她、轻拥她、怜爱她、呵护她……我们刚坐下来，就有好几个男人过来和她搭讪，可她都礼貌地婉言谢绝了，我见状，悄悄趴在在她耳边问她是不是还想找那晚那个大鸡巴男人，她拧了我腿一把说不是，同时她的眼神轻轻朝远处的墙角一瞥，我明白了，她是瞧上了那个三十多岁的混血帅哥。

我耳语着告诉她：“他啊，哈尔滨人，祖父是俄国人，是个工程师。”

“工程师好啊，工程师有文化，不粗俗。”她的眼波荡漾起一股柔情，又瞥了他一眼，见那男人也在盯着她，赶紧低下头。

“可是，圈子里很多女人都不愿意和他玩。”我接着说。

“为什么？他那么帅”。她不解地问。

“他的绰号叫‘不死的公牛’，可能因为有老毛子的血统，特能折腾女人，所以很多女人都有点怕他，你不怕吗？”我搂着她问。

“你这样说，我有点怕了，嘻嘻。”她忍不住又瞥了他一眼，那男人显然被她的眼神所鼓励，起身走了过来，她连忙偎依在我肩头，声音都发颤了：“啊，公牛来了，我跟他去吗？去吗？好怕，我去吗？你说呀！”

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，公牛就轻轻牵起她的右手，目光火辣辣地注视着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她的脸立马绯红，眼神变得朦胧、迷茫，不由自主地站起身，让他牵着朝楼上走去，走了几步，他就去搂她的纤腰，她挣扎了几下，也就任她紧紧搂着，一起消失在楼梯口……

为了平抑我狂跳的心，我喝了一口茶，四处打量这些还没有上楼的男女，突然，我发现了她--我的小姨子，其实是我前妻同母异父的妹妹，她的名字叫修梅，是个刚大学毕业的女孩，我知道，这可是个文静、内向的小美女，她怎么来也到这隐秘的成人圈子了？显然，她也看到了我，迅速低下了头。我起身过去，在她身旁坐了下来，她知道躲不过去了，只好抬头对我微微一笑，那笑，笑得极不自然，像做错了事的孩子讨好大人似的。我也淡淡一笑，问她：“你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了？”

“嘻，怪事了，谁说我前姐夫能来的地方我就不能来了？”倒，送我个“前姐夫”的光荣称号，她跟我贫嘴。

“跟你说正事，听说你不是刚毕业吗？这里来的可都是已婚的女性。”我追问她。

“别那么严肃好不好，我现在只是你的前小姨子，嘻嘻，我已经结婚半年了，知道不？”她红着脸说。

见我真的是在关心她，她便告诉我，她其实很不情愿来这里，但是她丈夫很喜欢来，她特别特别爱他，为了迁就他，她只好陪着来，说好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他丈夫已经和另外一个女的上去了，她不愿意跟陌生人跳贴面舞，所以就在下面等他，说完，还歪着头挑战似的盯着我问了一句：“哥，你愿意带我上去跳几曲吗？”

这一声哥叫得我的心顿时涌起一股柔情，我知道这女孩从高中时候就暗恋上了我，我其实也非常喜欢她，当然是很纯粹的喜欢，因为碍于姐夫的责任，前些年一直小心地呵护着她心中对我的感情，既不能明显地拒绝她，伤了她女士的自尊，也不能放纵、越界，就一直和她保持着一种既纯洁又有些暧昧的感情，他叫我哥，我叫她小梅，两年前和她姐姐离婚后就和她断了联系，没想到在这里不期而遇。听到她要我带她上楼，我犹豫了片刻，就伸手牵着她的小手拉她起身，她脸一红，站起身，小声嘟哝：“还真去呀？”嘴里这么问着，脚步却随着我慢慢移动，缓缓上了二楼。

说是黑灯舞，其实墙角还是有一点点灯光的，只是非常非常暗，暗得认不清人，缠绵、暧昧的音乐不间断的萦绕在舞池里。我轻轻拥着小梅，在隐隐约约的人群缝隙里，随着缓慢的音乐慢慢移动。可能因为她第一次来这里，心里有些害怕，也可能是因为太暗看不见，小梅有些依赖地偎依在我胸前，但是由于紧张，她的身体有些僵硬，我也没去紧贴她，只是若即若离地拥着她轻轻移动、移动。

我的目光四处扫描--我在找我心中那件白色裙子，买这裙子时我就暗藏了一个心计，因为这白裙子有些反光，只要有微弱的光线，我就能找到她--我那被人拥着的小娇妻，但是她却不知道我能看见她。因为舞会已经很长时间了，舞厅里的气氛已经很暧昧，缠绵的舞曲下偶尔隐约响起几声女性轻微的娇嗔、呻吟，还有男人们急促、粗重的呼吸，整个气息，显得颇有几分迷乱。终于，我看到她了！

我拥着小梅慢慢靠了过去，快二十分钟了，他们应该已经不仅仅是单纯在跳舞了吧？我的心开始越来越快地狂跳。她被那公牛已经拥到一个角落里，半天都没有移动，他们只是拥着在原地轻轻摇晃着、摇晃着。我强抑着狂跳的心，拥着小梅终于靠近到他们身边，果然，他们已经互相搂抱得很紧很紧了，她的双手缠绕在他脖子上，脸紧紧贴着他的脸，呼吸急促而紊乱，任由他的双手捧着她的臀部尽情抚摸、揉搓……小梅显然也看到了这一幕，并且被刺激、撩拨得也有些呼吸急促，下意识地往我怀里贴紧了些，身体已经不再僵硬，变得十分十分柔软。突然，那公牛把我的小娇妻身体稍稍侧了一点身拥抱着，一只手紧搂她的腰肢，一只手摸向她饱满的乳房，先是隔着衣服抚摸，摸着摸着，她很快就颤颤的喘息起来，接着，他就把手伸进了她的衣服里面，她浑身轻轻一颤，忍不住轻轻嗯了一声，就抬头吻住了他，吻着摸着，他激动得有些粗鲁地又把她紧紧贴在胸前，同时撩起她薄薄的背心，又解开自己的衬衣，让她光洁丰满的乳房紧紧地贴在了他裸露的胸膛上，一边深吻着她，一边用双手越来越有力地捧着她的臀部往自己身体上压着、磨蹭着，突然，她啊地轻轻惊叫了一声，原来他的手伸进了她的裙子里面，肯定是直接摸进她小穴穴里面了，她对着他气喘吁吁地耳语：“别、先别直接摸进去，先就在底裤外面摸摸好吗？温柔点，亲爱的。对，对，就这样，噢，舒服，舒服，乖。”我拥着小梅的手也情不自禁地越来越紧，小梅贴在我脸上的脸蛋也越来越烫了……

“天呐，你真大！真长！”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白薇带着颤音的轻轻的惊叹声又一次响起，显然她在抚摸公牛的鸡巴了。

“喜欢吗？”他的声音也在发抖。虽然二人都是悄声耳语，但那颤音却很明显。

“不喜欢，怕怕的。”她这样说，却舍不得放开那坚硬粗长的宝贝。

“不喜欢你紧紧握着干嘛？你个小妖精，底裤都湿透了，骗鬼啊！”他说完狠狠吻了她一下。

“人家又喜欢又害怕嘛，嘻嘻”她撒娇似的往她怀里躲。

“别怕，别怕，会让你喜欢得死去活来的”他深吻着她，手上突然一用劲，啪地撕碎了她薄如蝉翼的底裤，撩开她的裙子，捧着她雪白丰满的屁股，把大鸡巴猛一下就插向了她两腿之间。

“噢~`”她被他这一连串不由分说的动作惊得差点大叫了一声，也可能被他火烫的粗大鸡巴烫的，她仿佛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连忙往后退了退，挣脱了他大鸡巴的偷袭，气喘吁吁地对他说：“坏、坏、坏流氓，搞偷袭，别急嘛，别、别、别急着进去，先在外面温柔地爱爱我，好吗？对、对、对了，就这样，噢，好烫啊，爽、爽、爽死了，就这样用你大鸡巴摩擦我的花瓣，啊，好湿好滑吧，哦，噢……”她激动得紧紧搂住他的脖子，深深地吻住了他，他一边吻她，一边在她紧紧夹着的两腿间尽情磨蹭她的小穴穴外面……突然，他一把抱起她，把她抱到墙边顶在墙上，继续疯狂地吻她、揉搓她、磨蹭她，他的喘气越来越短促、粗重，她也忍不住轻轻呻吟起来，只见她抱着他的肩膀往下压，他马上会意，弯下腰去吻她的乳房，一手撩起她的裙子尽情揉搓吻她美白的屁股，一手尽情抚摸她的小穴穴……“噢，坏蛋，你伸了两个指头进去了啊，哦，嗯……”她娇喘连连地呻吟着，两手捧着他的头胡乱揉搓他的头发，两腿慢慢地越分越开，让他疯狂地用手指抽插她的小穴穴，太多的淫水发出啧啧的响声……

我怀里的小梅显然被眼前的情形刺激得有些不能自已了，她紧紧搂着我的脖子，把乳房紧紧贴着在我胸膛上，娇喘不已，任我紧搂着她，隔着她薄薄的裤子尽情抚摸她浑圆而充满弹性的臀部，一边抚摸，一边用坚挺的下身去顶她、磨蹭她……

“啊~~~~”，白薇的一声轻轻长吟，让我把嘴唇从小梅火热的唇上移开，抬起头来一看，他已经站起身开始进入她了！她双手紧紧缠着他的脖子，把两腿分得开开的，任他捧着她的屁股强劲地进入、进入，迷乱地呻吟着呓语：“公、公、公牛，公牛，你来了啊，又粗又长的牛鸡巴，好烫好烫，啊~~胀！好胀啊，轻点，慢点，亲爱的，你的太粗、太长，要慢慢进入我，对、对、对，噢~~好舒服，让我摸摸你的牛鸡巴，呀，才进来一半呀，这么长呀，噢，对、对，再进、再进，停，胀！亲爱的，你好温柔，好强劲，爱你！嗯，再操进来一点，啊~`天呐！你终于进来了一多半了，好充实，好胀，好麻，舒服啊，操我，操我，操啊……嗯，噢……”他们就那样站着疯狂地抱着、吻着、操着，喘息着，轻声呻吟着，还互相对骂着，他骂她小妖精、小淫妇，她骂他大流氓、死公牛、牛鸡巴。我和小梅也快按捺不住了，她偎在我怀里，任我一边深深地吻她，一边隔着裤子在她两腿间尽情抚摸，在我越来越有力的抚摸下，她开始紧并着的双腿慢慢地分开了，隔着薄薄的长裤和里面的底裤，都能感到那里的濡热，她肯定也湿淋淋的了……

“哦，停、停、停一下，死公牛停一下嘛！”白薇突然要公牛停下来。

“操，又干嘛？投降了？”公牛极不情愿地放缓了动作。

“呸，谁投降了，站着操，我不够，你、你、你的牛鸡巴不能全部进、进入我，我、我、我想你全进来嘛，去旁边屋子里躺着操好不好嘛？”白薇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

“好，早说嘛！”公牛激动得就要抽身。

“不！不许把牛鸡巴拿出去！就这样，一边操，一边移动过去嘛！”白薇连忙紧紧抱住他的腰，他也赶紧紧紧捧着她的屁股，两人边吻边操边移动，慢慢向小屋子移动过去。

我见了赶紧搂着小梅也朝那屋子移动，由于他们是边操边走，所以很慢，我和小梅先进了屋，一进去，我赶紧把床头的灯泡--也是这屋里唯一一颗灯泡卸了，这屋子就跟外面一样暗了，我和小梅相拥着先占领了大床，我想看看没了床他们会怎么干。

“不进去了吧，床上已经有人。”公牛操着她已经到了门口。

“不嘛，有人怕什么。”白薇坚持要进屋。

“那我们去沙发上吧？”他拥着她朝沙发方向推她。

“不，沙发太窄，放不开！”她停在那不停地扭动身体，任他不紧不慢地抽动。

“那怎么搞？”公牛不停地吻她、操她。

“笨蛋，地板上呀，”她拍打了一下他的屁股，双腿抬起缠在他腿上，“抱着我轻轻放下去，不，牛鸡巴不许出去，噢，这么深！轻点儿啦！啊，躺着多舒服呀！呀，别这么猛呀，你这么长，慢慢地全进来，啊，对，对，好胀呀，我摸摸，噢，快全部进来了，真舒服，啊~~顶死我了，太长了、太长了，退、退、退一点点，好，好，别动别动，让我适应一下你的牛鸡巴，天呐，胀得真满啊，吻我，快吻我！嗯……”她仰躺在他身下，把两腿分得开开的，双手不停地在他的背上、腰上、屁股上尽情抚摸。

“嗯，动动，宝贝，动动”她挣脱他的吻，扭摆着臀部要他开始抽动，他渐渐地越抽越快，她开始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大声呻吟，“啊~~牛鸡巴好快呀，快，快、再快，好舒服呀，对，使劲撞我、撞我，撞死我，牛牛、牛牛，我爱你，爱死你的牛鸡巴了，快，快，快脱光我，你、你、你也脱光，对，这样没有一丝阻隔紧紧贴在一起，噢，压我，重重地压我，吻我，操我……”

由于是在小屋，没了很多人，他们操得肆无忌惮、十分疯狂，啪啪啪的肉体撞击声，男人粗重的喘气声，女人狂乱的呻吟和喊叫声，让我和小梅也越来越情不自禁了，她在我耳边不停地轻声呻吟起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轻声呼唤我：“哥，哥，好想，好想，嗯……”，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解开了她的衬衣，一边尽情吻她小巧丰满的乳房、轻舔她的乳头，一边拉开了她裤子的拉链，伸进她的底裤里面，尽情抚摸她温柔的茸毛、濡湿的花瓣，在我又吻又摸的攻击下，在公牛和白薇狂乱的做爱气息里，小梅也湿的一塌糊涂了……

“啊~~~”白薇一声颤颤的惨叫，我赶紧抬头一看，原来公牛在从后面操她，她跪趴着，雪白浑圆的屁股高高翘起，这个姿势容易进入很深很深，白薇被他猛一进入，被顶得大叫，连忙反手推着他的胯部，连声求饶：“死公牛，轻、轻、轻点儿，太、太、太深了，对，对，先浅，再慢慢试着深，对，对，再浅点，好，好，好舒服，可以快点了，好，好，快、快、快呀，操我、操我，深深地操我，操、操、操，使劲操！使劲撞，撞我的白屁股，对、对、对！撞呀，把我白屁股撞得红红的，啊，噢，哦、嗯、噢~~~”公牛见白薇已经适应他的大鸡巴，就越来越疯狂地深深操她，狠狠撞击她，白薇这时已经完全迷乱了，在啪啪趴的撞击声中，狂乱地呻吟着、呜咽着，长长的头发疯狂地一甩一甩的……

小梅被眼前这疯狂、迷乱的一幕撩拨得已经忍不住了，她一下子翻到我身上，疯狂地吻我，柔滑小巧的舌头与我的舌头胡乱缠绕，我激动得把她的长裤悄然褪到了大腿下，然后脱掉了自己的长裤，在我脱自己长裤的同时，她也蹬掉了自己的，我们光滑的下身就紧紧贴在一起了，我的粗硬的大鸡巴就插到了她的两腿间，在她湿淋淋的花瓣上尽情摩擦，双手捧着她白嫩的美臀尽情抚摸、捏弄，渐渐地，她在我身上把紧并着的双腿慢慢分开、分开，我的大鸡巴一下就滑进了她热热的、湿湿的小穴穴里了，她被胀得噢地长吟了一声，然后就深深吻住我不放，腰臀越来越快地扭摆起来，任我捧着她的屁股，一下一下深深地顶她，不几下，她就爱液横流，弄得我的阴毛、大腿都湿的一塌糊涂……

“不！不、不、不要啊！”白薇又惨叫了起来，我赶紧翻身把小梅压倒身下，抬头去看，原来她被公牛从后面操得太累，支撑不住了，全身趴在地板上了，公牛疯狂地骑坐在她肥白的屁股上拼命操她，因为趴在地板上，没有了退让的空间，他插入她小穴穴里每一下都顶倒了尽头，他见她实在受不了，正准备下来，她却反手搂着他的大腿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别、别出去，亲爱的，开始很疼，现在可以了，对、对，你渐渐加快，对，就这样，噢，使劲吧，使劲，坐在我屁股上操BB舒服吧，操吧，操吧，使劲、使劲、再使劲！啊~~`”只见渐渐适应这种姿势的她，趴在地上，胡乱呻吟着、呓语着，把两腿张得开开的，任他骑坐在她肥白的屁股上拼命深插、撞击，撞得她全身一震一震的……

小梅明显是被感染到迷乱了，她在我身下分开双腿，抬起来紧紧缠在我的腰上，一直压抑着找我的深吻堵着不呻吟出声的她，也开始轻声呻吟起来，两手胡乱地在我背上、屁股上抚摸，我也情不自禁地越来越快地深插她、撞击她，她横流的爱液顺着屁股丫丫流到床单上，浸湿了好大一片……

也许是被床上我和小梅的做爱声音所刺激，白薇和公牛越来越疯狂了，白薇又仰躺在地板上，公牛压在她身上，把她白嫩修长的大腿扛在肩上，深深地进入她，啪啪地撞击她，她紧紧搂着他的脖子，狂乱地吻他的嘴，舔他的脸，还轻扯着他的头发，呻吟着，呜咽着：“噢、噢、噢，牛牛，我的牛牛，我的牛鸡巴，操得我好舒服，啊、啊、啊，爽死我了，牛鸡巴、牛鸡巴，我的牛鸡巴，顶倒我花心心了啊，噢~~再来、再来，再顶那儿，对，对，死公牛，你真行，操了我一个多小时了，操吧、操吧，我的水多吧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操出来的，把我的屁股都淹着了，啊~~，天呐，这下真深啊，再来、再来，还要那么深，操啊操我呀，操死我，我爱牛鸡巴，牛鸡巴操我呀，快、快、快，使劲操，使劲、使劲、使劲！噢~”

“操死你！”公牛咆哮着狠狠地、飞快地撞击着白薇，一边操一边赞叹：“小妖精真厉害，你、你、你是个天生的尤物，迷死人了，我还、还、还没碰到，碰到一个、一个能被我操这么久的女人

”迷、迷、迷上我了吧，操我、操我，让你操、操、操，操个够！啊~~噢~`“

白薇被他夸得更加来劲，双手从他脖子上滑到他屁股上，温柔地抚摸着，一边抚摸，一边使劲往下压，”爱你、爱你，爱我的牛鸡巴，天呐，你的汗水把我浸泡得全身都、都、都水淋淋的了，舒服，舒服啊，噢~`好深，再深点，啊~疯子，疯公牛，操死我了……啊、噢、哦、嗯、噢……“

小梅在我深深的插入、飞快的抽动中，听着白薇和公牛的淫声浪语，已经快迷乱得不行了，她突然对我一阵紧抱，双腿不停地颤抖起来，小穴穴也一阵阵紧缩，用快要窒息的声音呜咽着叫我：”给我，给我，哥，快，给我，快啊……“

我知道，她快要高潮了，赶紧飞快地操她，紧抱着她屁股拼命进入她、撞击她、挤压她……啊，一阵天旋地转，我的大鸡巴在她小穴穴里爆发了、喷射了，她啊~~~地长吟一声，就抱着我像休克了过去一样，悄没声息了，我怕压坏了她，赶紧起身，可她却突然惊醒似的紧紧抱着我，不让我从她身上下来，吐气若兰地悄声说：”别下去，哥，就这样压压我，让我感觉你，感觉你实实在在的存在，抱紧我，哥……“

而我的小娇妻白薇此刻却还在那公牛的身体下被疯狂地进入着、撞击着、碾压着，真没想到平常优雅恬美的她，竟被那公牛撩逗得那么淫荡，那么疯狂，她高高的把美白的双腿搁在他的肩上，双手紧紧抱着他强劲有力的屁股，仰起头任他狂操、狂吻，他每撞击她一下，她就松开他的唇，张大小嘴，嗷叫一声，然后就大口大口喘气，像浮出水面吸氧的鱼儿……看到他们雪白的身体在地板上缠绕、翻滚，听着他们胡乱叫唤的淫声浪语，我觉得我软软浸泡在小梅小穴穴里的鸡巴渐渐又胀大了，变硬了，但是小梅太文弱，她在我的身体覆盖下，已经累得睡着了，她甚至没有感到我鸡巴在充胀她、扩张她，直到我怕忍不住又进犯她，抽出鸡巴，她才又惊醒了，我赶紧从她身上下来，侧身搂着她，静静地、温柔地吻她，爱抚她，直到她再一次乖乖地睡去。

”啊~我快来了！射你、射你，我要射你！“趴在白薇身上的公牛终于快坚持不住了。

”噢，宝贝“，她慌忙把搁在他肩上的双腿放下来，紧紧地缠绕在他腿上，狠命地抱着他的屁股往下压，而把自己的屁股狠劲往上扭摆着抬升，让他的鸡巴拼命她小穴穴里深钻，在他身下狂乱地呻吟着、叫喊着：”射吧，射吧，牛鸡巴射我吧，射啊，射，啊~~~~好烫啊，好多啊，牛鸡巴，射、射、射得真有劲！噢，天呐，烫死我了！嗯……“

那公牛把最后一点力气射进白薇的嫩穴穴里后，轰然一下趴倒在白薇的身上……过了一会，他缓过劲来，抱着她一翻身，就把她抱在了上面，一边吻她，一边抚摸她光洁的背、柔曼的腰、肥美的屁股……突然，白薇一惊呼：”啊，你的大鸡巴又硬了呀，哇，越来越大了，天，你真是头公牛！“

”喜欢吗？“他喘息着问他。

”喜欢，喜欢死了，牛牛、牛牛“。她热烈地回应着他。

他一听说她喜欢，而不是像别的女子那样急着挣脱他，顿时更加来劲，仰躺在她下面，吻着她的乳头，抱着她的屁股飞快地往上顶了起来，大鸡巴飞快地深插得她噢噢地胡乱欢叫……十多分钟后，她一下子趴在他胸膛上，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有大口口喘气的份，可他还在拼命地进入着、抽动着，啪啪的撞击声时紧时慢，终于，她开口说话了：”牛、牛、牛哥哥，我不行了，好累好累，一、点、点、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歇会儿吧，歇会儿，我让你操个够，好、好、好吗？“公牛倒也很怜惜她，说了声好就把她抱到沙发上，拥着她躺下了……

我知道他们今晚可能没完没了，赶紧摇醒小梅，给她穿上衣服，也把自己穿好，悄然退出门去，拥着她下楼了。

过了十来分钟，小梅的丈夫下楼来了，小梅红着脸赶紧起身偎在身边走了。

等啊等啊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又一个小时过去了，直到快三个小时了，白薇才被公牛搂着下来了，又是秀发紊乱，又是满脸红晕，衣裙已经皱巴巴的不成样子了，她见我又是一个人在等她，连忙挣脱他的搂抱，快步走到我身边偎进我怀里，紧紧搂着我的腰，连声低语：”亲爱的，爱你，爱你，好爱你，生生世世爱你……“

出门上了自己的车，我温情地问她：”今晚好吗？“

她一下子扑到我怀里，满脸火烫，颤抖着说：”好，真好，好得都快死了！“

”几次？“我吻了她一下，又问。

她羞得把脸埋在我胸膛上幽幽地说：”三次，不，是三次半。“

”哈，怎么还有半次？“我又吻了她额头一下。

”嗯、嗯，就是半次嘛，第一次后，他接着来，我没等倒他射就累得不行了，他就抱着我到沙发上睡一会，然后才有后两次的。“她还是不敢抬头面对我。

我抱着她伸手进到她裙子一摸，她没穿底裤，茸毛和花瓣一片濡湿，像雨后的沼泽地，她不好意思地抬头一笑：”底裤给那公牛撕烂了，嘻嘻。“

”他没折腾坏你吧？“我捧着她的脸问。

”没，他其实很好，很斯文的，开始是很生猛，可是后两次他都对我很温柔、很温柔，生怕弄疼了我，最后一次他射我时，都流泪了。“她很坦诚地与我对视的眼睛也有些湿润，看来她被感动了。

”他为什么流泪？舍不得你了？“我心里有些酸楚地问。

”是的，他说知道不能喜欢上我，这是游戏规则，但是他心里却从此有了一丝牵挂。“她紧紧抱住我，生怕我生气，一边吻我，一边解释。正在这时，我发现他正站在门口痴痴地望着我们的车发呆。我捧着她的脸，让她看。她默默地看了一会，用祈求的眼神望着我，轻声问：”我可以和他道个别吗？是今生今世的诀别。“我丝毫没有犹豫，点点头说去吧。

目送她窈窕的背影朝他娉娉婷婷地走去，我点燃了一支烟。他们手拉着手走到一个暗处。

灯光昏黄的树影下，他们紧紧拥抱着，深情对视，像一对深爱着的情侣，他突然埋下头吻住她，她用力挣扎，可是，挣扎几下就不再挣扎了，反而把双手搂上他的脖子，热烈地回吻他，他们就那样狂乱地深吻着，相互激情抚摸着，他似乎又疯狂起来，把手伸进了她裙子里尽情抚摸、揉搓，还慢慢撩起了她的裙子，一直撩到她的腰间，她浑圆丰满的美臀和修长性感的大腿，白花花的裸露在夜色里，显得格外诱人，她也不管不顾地分开双腿、踮起双脚紧贴着他，突然她头猛地朝后一仰，似乎张口大叫了一声，然后他们就疯狂地缠绕着、摇晃着……我知道，没穿内裤的她此刻正和他进行着怎样的告别仪式，我的心颤抖而酸楚，渐渐地有些搅疼，真想按一声刺耳的喇叭打断他们，可是，看到我深爱的小娇妻缠在他身上是那么狂乱而痴迷，我又不忍心地把已经按在方向盘上的手放下了下来……他们还在深吻着、扭摆着，他的双手紧捧着她雪白的美臀，身体拼命地耸动着、冲刺着，她紧紧地贴在他身上，任他揉搓着、刺穿着……突然，她身体一个劲后仰、后仰，柔软的腰肢反向绷成了一张弓，长长的秀发都触到了地上，完全靠他紧捧着她的臀部，她才没有仰倒在地……好一会，他慢慢抱起她几乎弯倒在地的柔软身体，他们又站直了紧贴着，平静了许多地深吻着，突然，她挣脱他朝我跑来……

”亲爱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“，她扑倒在我怀里，泪流满面地贴着我的脸，抽泣着连声向我道歉：”我、我、我本来只是想和他拥抱一下就作别的，没、没、没想到他又吻了我，我实在受、受、受不了他强壮舌头的诱惑，就、就、就回、回吻了他，吻着、吻着，他突然就撩起我裙子进入我了！好强悍、好火烫、好充实，我没有力气挣脱他，反而情不自禁就配、配、配合他了，亲、亲、亲爱的，也、也许是知道你正看着，我莫明奇妙变得更加疯狂，紧紧抱着他，把他拼命往我身体里面挤压，我、我、我要让他顶疼我、刺穿我，我都被他刺激得爱液顺着大腿一个劲地往下流，最后那一刻，他说射我，我恨不得让他深深地钻到我的心里去喷射我，我仰着向后弯下腰，挺出下身拼命去抵磨他、承接他的深入、他的喷射……亲爱的，我、我、我是个坏女人，你不会不要我了吧？“

我紧抱着她，埋头深吻着，轻轻拍拍她的肩头：”不会的，你是我十分十分珍惜的小娇妻，你做什么，我都能接受。我爱你！“

”嗯，爱，爱你，深深爱你，一切都过去了“，她脸贴着我的脸，泪水鼻涕涂了我一脸，见我被他弄得狼狈不堪的样子，她破涕为笑，乖乖偎依在我肩头，连连表白：”真的只爱你，今生今世，来生来世，爱你！“

我发动了汽车，轻快地驶出那个院落，朝着回家的方向开去。她恬静地仰靠在副驾驶位上，渐渐地睡着了，恬美的脸蛋乖得像一只温顺的小猫，左手却伸过来，温柔地搭在我的大腿上，像柔曼的常春藤执着地缠向她认为可以倚靠的树干，我伸出右手轻轻握住了那小手……

窗外，灯火阑珊。浮华喧嚣的夜色，纷纷地被我们甩到脑后。

【完】